

得允他脫離了。重法另擇。不過他所納的聘金。是當然沒有還了。但是他這一來。差不多又耗兩年的心血錢化去了。...

兒女金鑑錄

第一章 提親

玉潤。桃符之日。金滿柳。天。雲。映。迷。香。到。時。人。之。鼻。車。雷。起。維。以。兒。女。之。歌。時。則。十。里。湖。中。風。光。...

主錢了。他每逢想到這四次婚姻。是有許多人笑他。這等短促的婚姻。簡直是他愛做小小說的報應。...

本報附錄 本報附錄何種均可投寄本報內文如以稿者見賜賜謝特訂...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二日 癸亥年二月初六日 星期四

發行 徐枕亞 編輯 許廣父 廣告 孫緯才 增刊 許廣父 主任 徐枕亞 編輯 許廣父 廣告 孫緯才 增刊 許廣父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啟者本會自成立以來。承蒙各界愛護。業務日見發達。...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

天台山 虞山 二徐書坊 啟者本坊自成立以來。承蒙各界愛護。業務日見發達。...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心聲半月刊出版後。銷數尚佳。惟聞編輯內部。頗有意見。殊爲可惜也。

謠傳游戲世界將停版。此說恐不確。

小小說家黃志成。是很有名氣的。他生的也漂亮。性情也很溫和。他雖則才一十八歲。可是他的著作。却已很名貴了。他所做的稿子。沒有一篇不是有精彩。有興趣。再加他的設想新穎。運筆神奧。而且出手也很快。並不要圈點塗改的。但有一樁奇異的事情。他的稿子。從來沒有做滿三千兩千字的。只多不過三百一篇。五百一篇。最短的甚至只有三十十字的小小說咧。五十十字的小小說咧。在那些小說家所說的短篇小說。在他眼裏看來。却以爲是極長的長篇了。他雖然專做小小說。然而他每月所賣的稿費。倒不比那些小說家少。因爲那些

軼袖老友足下。大片飛來。小窗已黑。紙尾屬我下筆之時。稍爲時俗遷就。適在抱影長春。寒掩卷遐想之際。既而拈片就燈下。鬪玩老友簪花瘦硬。釘尖細字。欣老梅吐蕊。猶是新華也。艷羨極矣。以我草草放手塗雅時時。詠然所陳。連荷不嗤。醜劣而乃錫。時必爲時俗遷就。所謂削足就靴。忍以嘉言愛我何深。桃花潭水其庶方。痛而求美觀於人也。我雖慙。但知愛足而不敢愛靴。寧拋靴而良於行不。之膺感於心者。辭弗易達矣。唯細讀願受此杆栝也。

(未完)

沈宦女佚其名。新之會稽產也。女生而映麗。若天仙化人。見者咸驚。得亡魂。因有賽西施之稱。賽西施自幼卽隨父任所。年十五行。數千里矣。既而父以望悞。被讖。削職歸籍。宦囊所積。奢溫飽有餘。自以年莫不復作出山想。所居近鄉。有山水之樂。約游吟咏。以自娛。賽西施外有子二。皆長於賽。西施者。妻劉氏。亦大家出。知書識禮。義而賽西施性情不好學。問及諸女紅之學。長而驕傲。頑蠢目不識一丁。劉惡之。曰是兒生有賤性。而不習上進貌。雖美益成其惡。異時敗家風而辱門楣。必此人也。夫沈不信。疑劉言過甚。且謂女子無才便是福。古今來女子以才學稱者甚夥。寧皆敗家辱門如若所言哉。卒弗聽。而寵愛特甚。逾於二子。女年十九。嫁同邑蔡氏子。

做這篇小說的。雖則天天成千成萬字的出品。但是總不過千字一元。多至兩元。甚至五角的也有。還很有一文也拿不到。白貼了稿紙郵花的。至於他的小小說呢。却不講字數論篇數了。刊出一篇。不管三百字。五百字。總得拿到一元兩元。所以他每天做上十篇八篇。每月就得有三百二百的稿費了。他因為專做極短的小說。所以沒多幾年功夫。就得着一個小小說家的頭銜了。

他既然名滿一時。所以那些登門作伐的。也就很多很多。不過他自己自命是一個才貌雙全的人。對於婚姻問題。非常苛求。他心中所定的資格。是第一要財。第二要貌。第三要才。第四要性情溫和。對於第一樁資格。是親自去探望門庭。對於第二樁資格。是要先拿女士的相片來看過。對於第三樁資格。是要先拿女士的著作來看過。對於第四樁資格。却百計想不出一個妙法。也就只索罷了。

過了兩年。黃志成正式結婚了。他這頭婚姻。對於以上三樁資格。當然是考試過了。結婚的一切

新車特別裝
大前門香烟
英商英美烟草公司
駐韓公使館
總經理

體式。都根考究。他自己總以為這頭親事美滿極了。那知新婦的嫁奩。竟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除掉幾只木板箱子外。竟是一無所有。他一看這情形。就知不對。但是木已成舟。也就無法可想。後來細細打聽。原來這新娘是他岳家的親戚。寄居在他家的。自己一時冒失。把他誤認做岳家的女郎了。他因為讀第一椿資格。就夠不上。所以結婚之後。就鎮日價的吵着要離婚。後來請了原媒商議。清願將所納的聘金不要。另外再貼他一千元。雙方脫離關係。那女家也曉得照此情形。終難偕老。落得拿了他一千元。重去另嫁。但是他這一來。差不多把兩年的心血錢都化去了。

再過兩年。黃志成二次正式結婚了。他這次的婚姻當然是不比前番那樣實美。要詳加打聽過了。結婚的一切禮式。都很考究。女家的嫁奩。果然也很豐富。自己以為這頭親事。總是美滿極了。誰知竟以大大出乎意想之外。原來那新娘的面貌。十分醜陋。莫說別的。單講她那一面黑黝黝的大麻點。使人見了就要作三百嘔

蔡爲世家子美而秀以與沈有暇季親夙相往來稔習而女尤厚待之相
交好甚密故蔡婚媾然蔡庸奴既娶於沈一年而怙恃皆失蔡與女
皆不善時家取資財無算不數年間蔡遂罄所有貧至不能營生活蔡
率爲詐略略取其資財無算不數年間蔡遂罄所有貧至不能營生活蔡
不得已設帳於家而授徒焉蔡不善學所招致皆村中頑童長幼至不
李其者貌美而黧年最長雖不善識而事能先意承旨博女懷心而蔡
亦以女嘉獎故特優視李所居去塾遠往來苦不便居頃之蔡語李曰
子往來路遠既疲於行而又荒學業不如下榻我家日夜得多習詩文不
更佳邪李喜返告其父携行李通者蔡不信以告女女大哭以死自誓無
所居也久之人有言李實與李通者蔡不信以告女女大哭以死自誓無
它蔡曰我固非信也故以告若亦宜稍自檢束免致人言女弗聽乃經
翌日蔡以暴疾死時七歲有血狀如中毒於是蔡辭言女與好夫共
殺其夫者而蔡尚有巨宅一所及祖遺公產值若干畝者蔡訟乃與女
及李皆遁去後有自院來者曰親見女蓬首垢面羅巾中行乞而貌亦頓
改矣時女之父向未死母及二子皆怒女甚至謂咎由自取無足恤者
而父獨不忍欲使人往覓卒置於闔議而止後遂不知所終
枕亞曰無才是福此或有指而著世俗不察斷章而取義焉其貽多矣
且所謂才者意必從廣言非專指普通學問與本身生活之能也若并
此棄之而僅待其貌豈真將以色博人情愛如娼妓所爲邪則亦何福之
足言與女子無生活之能其害已不殊娼妓而況於男子邪吾紀蔡子夫
婦事觀其不求才學而純以顏色相組合日惟飲博諧笑爲樂此復何
家庭中蕩蕩揚床頭禍起或殺其身或淪爲丐有以夫

他一看這副尊容。就情知是掉了寶了。他因為她第二椿資格。就夠不上。所以結婚之後。就鎮日價吵着要離婚。後來請了律師。控他岳家用欺騙手段。剝削他的幸福。最後總算着勝利。判決下來。女家所賠來的嫁奩。完全歸女家拿回。雙方脫離關係。那女家也情知理屈。落得白受一筆聘金。重去另嫁。但是他這一來。聘金和律師費兩椿計算起來。差不多把兩年的心血費又都花去了。

再過兩年。黃志成第三次正式結婚了。他這次的結婚。當然不比前兩次那樣冒失。要更加審查了。結婚的一切禮式。都很氣概。女家的嫁奩。也很豐富。新娘的面貌。果然也很俊麗。他自己以為這頭婚姻。總是美滿極了。誰知竟又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原來那新娘雖然生着如花如玉的面貌。却一個字也不識的。他情知前次的著作。是託人代做的。他因為她第三椿資格。又夠不上。所以結婚之後。就鎮日價吵着要離婚。說這種婚姻。毫無國房之樂。後來女家被吵不過。也就祇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來三層樓西來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偷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潤作金石聲是書爲其分弟批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藝苑今古文 吟集

文苑 癸亥 週刊

著作者：尤半狂、王天恨、王受生、王九思、石碧、朱天石、汪隱聲、李伊涼、范烟橋、范佩夷、范菊高、洪麗川、金君珏、姚廣慶、施青萍、馬鵲魂、孫弋紅、張無淨、陳獨醒、高秋堃、黃遷圓、黃轉陶、趙眠雲、蔣吟秋、戴夢鷗、戚滌源、鄭逸梅、顧明道、蘇重威、參碧波、諸先生

定價：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現已出二期如欲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分法及
即及

國藥注射每針一元
特廉診所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中法學堂隔壁一號
調理法及醫治梅毒四分即送一冊
速斷根金針
（花柳病消滅法）詳述個人對於花柳病直接間接普通

此書中有

周瘦鵬的人小雜誌
 蘭花片
 十二册 (一)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二)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鵬
 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内人物之言行無
 不包舉也

新語林

作者陳巖一先生四年前嘗爲
 其戚楊杏城左丞
 司箋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
 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
 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

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

朱增宗博醫學士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數二十年
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件目悉備
楊士晟 將十年間巨公名儒之種
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瑰異卓
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
精核方劉世說
夏敬觀 楊四洲雅好世說新語

十二號

診所上海河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一擇近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
朝士大夫爲閱畫得於西洲者爲多
哀思痛其辭淵雅雋水龍使人消
釋鄙吝雖然有絕塵出世之恩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局代售

半淞園游記 姜右簾

然。入其中。幾疑別有天地。置身神仙館矣。頃之。聯轡而歸。歸則已夕陽西下。人影在地矣。夫渥瀆不過一華靡之地耳。茶寮戲院。爲吾人所不至。山林趣味。百求而不可一得也。縱得之。又胡能如斯國衆美畢呈。宛然一幅畫圖者乎。吾曹日事於功課。精神不免疲憊。一旦獲此佳境。大有何必西湖之概矣。鐙下書此。聊誌履痕。鬢影云爾。同游者徐脫然。劉篤周。張鏡湖。余。四人。

米米米米米

●不可解 朱辛初

富家兒自己拿出錢來做件衣服。對朋友說。這錢是代我父親墊出的。不可解。

不懂英語的人。而且不和外人往來的。但是他的名刺上却有西文。不可解。

夫妻清晨口角。並且很決裂的。到夜裏若無其事。一塊兒擠進床裏去歇。不可解。

出了極貴價錢。到戲館裏看戲。只看了一齣壓軸戲。人說他漂亮。不可解。

嫖妓偏說逢場作戲。賭錢偏說消遣解悶。貪杯偏說借酒澆愁。而且明曉得是有損無益的事。但是沈醉的人很多。不可解。

金枝玉葉般的身子。一吃了鴉片煙。污穢不堪的屋子。破爛的被

然敵不過後來的嗜好。了。你道這
個嗜好的魔力大不大呢。旁人我
不知道。我就不好隨便亂說。現
在光說我自己。今年的嗜好。却
同上年兩樣了。上年愛看關於商
業上用的書類。今年不曉怎樣。
却被小說日報戰勝了。但我細想
起來。也有點道理。因為我投身
商界。日子不久。這個商業書類
的癮。還沒有成實。所以變更很
容易。若這小說日報累月經年。
「川流不息」的樣子天天看下去。
我可斷定要成極大的癮了。到了
成實以後。那就像在五里霧中的
模樣。不得出來。這是小說日報
主筆先生成全我的。

林紹桓

麗卿佚其姓香江產年及笄落籍某寨豐容盛鬋婀娜多姿在
珠江一帶頗負時譽善歌曲能自編小調譜入絃索歌喉宛轉
幾如明珠一串洒入銅盤性亢爽無城府與穎川君兩情甚密
鵲橋鵲愛影形不離穎川君嘗謂麗卿皓齒流芬纖眉入畫雖
古之西施王嬙恐亦不能多讓後欲量珠聘藏金屋卒未成今
不知飄泊何所矣

米麗卿

鴈玲佛山人眉展春山隱翦秋水此多娟娟如花象性脫略不
拘小節與客酬應亦爛漫可喜西河毛君愛之甚花晨月夕駐
閣流連幾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曾訂白頭約後毛爲家庭吏
縛不復再履香巢鴈玲思之甚偶與人談及大有秋風執扇之
悲旋爲大腹買出千金彈纂之去齒齧堅澗好夢如雲回首前
塵能無悵悵

大英商
門前大
英商
司公限有
理總

郭元覺

余妻麗青。一舊式女子也。與余結婚。已逾五載。其容固艷若西施。而余殊視如媼母。雖寢食勉與爲共。意態索然寡歡。每覺言堪觸恨。笑足生嗔。彼即盡態極妍。日與我親。余則愁雲莫展。欲與彼離。祇以上爲父母所羈。難作離異之請。中爲法律所限。未犯出休之條。早知此日。卜鳳不獲常諧。何如當年莫成牽羊之禮。與念及此。不禁悔交乘。處此荆棘叢中。度日如年。顧余之厭麗青。因年少識薄。感於新潮。以爲舊式女子。終無樂趣。未若眼架金絲足履革靴者之方雅動人。職是故耳。回憶初婚時。以舊種白壁。爲新營燕壘。當年唱隨之樂。不殊吹簫弄玉。詠扇何郎。卿卿我我。自覺人間幸福。爲余獨佔幾許矣。又何嘗作是想也。光陰荏苒。瞬過數年。余之思想。竟致變幻若此。余之父母已相繼去世。余儼然一家之長矣。此殆天如人願之時乎。余至是忍無可忍。乃明言其彼離異。初盧彼_以不從。必致以金錢乞靈于官府。不意斯言一出。彼竟慨然見許。但以三千金爲交換條件。余聞之喜不自勝。三千之數。破產產十之一耳。又何吝爲。即邀集親友。各立議約。彼于五年之間。幸無所育。孑然一身。束裝而去。幾載孽緣。一旦解脫。其快樂爲何如耶。

麗青既去。余亟欲覓一新式女子以償夙願。乃於交際社會中留意物色。所謂時髦女生者。觸目皆有。固不難立致。惟余懲羹歎羹。輒不欲率爾從事。時逾兩月。得候補者凡三。繼復察其言行。考其心跡。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皆不當余意。距余離麗青已三月矣。記離婚正值日行北陸時。茲則花心夢

醒。草屨春回。月夕風晨。孤衾獨倚。未敢寐。魚兒浹水。私念半淞園中。或能得此美景。斯意既決。驅車而往。至則遊人雜沓。男女成羣。比肩笑談。多爲眷屬。恍然如余者。不可多觀。忽睹半山坐一女郎。亦似隻身獨遊。風鬟綽約。態度雍容。坐賞山光。怡然自得。余過其前者數次。累欲展詢。苦無所藉。余徘徊亭畔。終不忍離。女郎乍起。掠余而過。余尾而行。天假之緣。適見遺一白巾于地。余俯而拾之。呼以見授。藉此得通款洽。女郎殊大方。毫無羞澀狀。問其姓字。曰王如蕙。某校教師也。立談片刻。據稱甚喜此間山水幽閒。假日必來。余亦不便遽詰現況。隱然以爲意中人而已。自是星期必往。往必得晤。彼亦曾來視余。但不肯以居址見告。半年後。余向之乞婚。居然許矣。余至此頗以爲樂。協議既定。詹日成婚。青廬合拜。約指互更。夙願既償。兩情甚洽。居三日。如蕙問余曰。以儂較麗青女士。其貌孰美。余曰。卿美甚。麗青何能及卿。又問其才孰優。余曰。麗青一舊式女子耳。何足云才。復問其德如何。余曰。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麗青有此無才之德耳。別無所謂德也。如蕙聞之。不置一詞。余時方展閱一書。未以此言爲異。詎知轉瞬間。麗青已突然立於余前。余噤不能語。私念門未嘗關。不知從何得來。殆麗青已死。此其鬼耶。急呼如蕙。亦不應。余以爲匿於榻上矣。啟帳視之。僅有如蕙所著衣履在。益驚駭無狀。股慄不止。身幾將墮。麗青急以手扶立。令余坐椅上。惟不發一語。視余微笑。余神稍定。撫其手。溫如生人。更疑莫能釋。又不知當作何語。立片刻。麗青已於榻上取如蕙

休寧彥華

于友汪子蘭吟。畜一馬甚良馴。汪鄉居。距城可七里許。三四日輒騎之進城。汪又好杯中物。且交際極廣。以故每進城必大醉。醉仍騎馬。上馬時。圍人以手拍之曰。主醉毋奔。馬即緩緩而行。平穩異常。否則絕塵而馳。男試不一爽也。一夕汪醉。匆促之間。圍人忘職。以語。馬竟疾馳。未里許。汪仆。馬不行。汪醉眼朦朧。誤馬足爲圍人手。抱持甚緊。馬亦勾足如提携狀。無如汪醉甚。不能起。迨圍人趕至。見汪臥馬腹下。大驚。援之出。絲毫無恙。若易他馬。不堪設想矣。後馬未越年。爲圍人私騎賽跑。失於調攝而死。汪甚痛惜。爲之埋葬堆墳。并立一碑。題曰良馬之墓。此民國紀元事。至今墓仍在也。

浙江湯蛰仙不善作大字。而慕名者罔不欲得一字爲榮。蛰老遂倩王鄒二君爲之捉刀。即贈人之筆。亦賈鼎也。一日。與張季直偕行北上。抵某逆旅。主人以二君名滿四方。出紙磨墨各求一聯。季直知蛰仙之不善大字。故激之曰。蛰老先書一聯。某即奉陪十聯。蛰老無奈。祇得先書。自謂惟此一聯。不倩人捉刀耳。

(劍滬)

(劍濡)